

# 多想拉住母亲的手

崔晓琴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，对我而言，那是一场无法言说的痛。我永远也忘不了，母亲从住院到永远离开，仅有十天。猝不及防，痛彻心扉！

我的母亲程惠婉，安徽休宁人，1934年生，2023年病逝，享年虚岁90岁。

母亲病逝前，我们见了最后一面，那时我也在病痛中。当时，她输着氧，人很清醒，朝我笑了笑：“没事，人生总是要分别的。”我强忍泪水，告慰母亲：“我们四个子女感谢你的养育之恩。特别是晚年，你的努力，促成了先祖的史料和精神的传扬，挺了不起！”母亲欣慰地露出了笑容，接着开始念叨弟弟的名字，喘息变得急促起来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，顿时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。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走了！而自己还在病房里，病情难料……

母亲自幼随父亲到徐州求学，先后就读于昕昕女中和徐州一中。高中毕业后，参加了工作。她好学上进，努力工作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一直在机关工作。工作中，面对命运的挫折和不幸，她向阳而生，依心而行。活得潇洒，人缘极好。退休后，母亲也没闲着。她多方搜集他祖父程家桎的生平史料，撰写了数万字文章，为弘扬辛亥革命先烈精神而不懈努力。

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，定格于儿时的一个画面：初为父母的双亲拉着我的小手，我扎着小辫，蹦蹦跳跳地往前走。母亲的手柔软又温暖，我拉着它，调皮地往父亲的大手里凑。

当时，我父母在机关工作，童年的我生活衣食无忧。出生后不久，外婆就来照顾我了。我不到两岁，母亲作为调干生，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。旧照片中，母亲那时烫着时尚的卷发，青春靓丽。她本就聪慧，上大学后更是埋头苦学。很多年后，她担任学院副院长的同学，还在来信中夸赞母亲的成绩优异。

放寒暑假，母亲都会从上海归来。我穿上了漂亮的红皮鞋，还有一架玩具小钢琴，能弹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母亲的爱，足以让我在小伙伴中显摆了。我上小学后，因为是五年制教改班，作业量大，很不适应。每天晚上，母亲都认真地给我检查作业，还会削好铅笔，在盒中码得整整齐齐。

当时，母亲的不少同事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。我像小尾巴似的，跟着叔叔阿姨们听戏、看电影。疯玩的后果是作业拖拉，第二天不敢上学。母亲并没有严厉批评，而是和班主任通好气，启发我的自我领悟。经过一番调教，我逐渐养成了认真自律的好习惯，并在

后来的学习生活中受益无穷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家搬到宣武路旁的宿舍楼。家中有外婆、父母和姐弟四人，一大家子洗洗涮涮，够母亲忙的了。晚上等我们睡下，她泡上一大木盆脏衣裳，搓搓洗洗到深夜，冬天双手冻得通红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学校停课。邻居小惠阿姨掌管图书室钥匙，母亲帮我一起软磨硬泡，惠阿姨终于答应借书给我，趁人不备把我锁进图书室。我每次挑五六本书，用旧报纸包好，悄悄溜出大院。那段时间，我手不释卷，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。在那个年代，还能接触到优秀的历史文化书籍，对求知欲极强的我来说，真是太幸福了！

我16岁离家，先是去了在南通的某建设兵团，后又参军到了在东北的第二炮兵某部，直到30岁有了小家才转业回到徐州。那些年，除了每年探亲，能回到父母身边陪伴十天半个月，平时只能是鸿雁传书，通信相连。

兵团劳作繁重，部队生活艰苦，我难免有些抱怨。每次收到家书，母亲熟悉的笔迹、带着温暖的文字，都给了我满满的正能量。每逢中秋，我就会收到家里邮寄的苏式月饼，和战友们一起品尝，嘴里甜甜的，心里暖暖的。饱含母爱的笑脸，仿佛就陪伴在我身旁。

转业回徐州后，我决心自学拿文凭，得到母亲的大力支持。每天我上完班，到婆家看看孩子，就匆匆赶去上课。晚上挑灯夜战，看书做题。寒来暑往，三年的辛勤耕耘有了回报。1986年，我终于拿到了江苏省首批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，并作为全市优秀学员受到表彰。当我把证书摆在母亲面前，她高兴得连声说好。

我的父亲崔元海，长母亲7岁，山东邹城人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，1987年离休。两位老人善良正直，脾气都有点急。年轻时少不了拌嘴，老了也似顽童打趣磨牙。

2003年，父母迎来金婚纪念日。我用电脑把旧照片合成了结婚照，半个世纪前的父亲，西装革履，英俊潇洒。母亲身披婚纱，温婉秀丽。老两口见了，乐得合不拢嘴。家宴上，两人举杯互敬，庆贺金婚。那一刻，半个世纪深深的爱早已盈满心间。

母亲离开后的很长时间，我都无法释怀，听到歌词中那句“家是亲亲的爹娘”，就热泪满眶。两年了，我常常想起小时候，父母双手牵着我的情景。多么希望时光能倒流，我能再陪母亲聊聊天，听她唠唠家常。我多想拉住母亲的手，就这样一辈子陪她走下去。可这一切，都成为永远的遗憾了。

## 池塘里的故乡冬色

李光明

冬日的故乡，早已褪去了春夏的繁华。初来乍到的人，或许会觉得这北方深冬的底色过于苍茫，甚至带着几分落寞。但我知道，这苍茫之下，其实潜藏着一种南方城市那种四季葱茏所无法替代的、厚重的生命力。

不说远的，就单纯我家门口的池塘，就是我回家后想驻足观赏之处，我就寻得一些乐趣来。

此时的池塘，不再有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盛景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池满眼的芦苇。它们早已枯黄，呈现出一种沉稳的灰黄色，在冬日的暖阳下，像是一片凝固的金色浪潮。寒风吹过，芦苇丛发出沙沙的声响，那声音不似春雨般细碎，也不像秋风那般萧瑟，而是一种透着干燥、清脆且扎实的质感，仿佛是时光在这里留下的某种回响。

我站在池塘边，看着这片荒芜，心里却觉得格外踏实。父亲前几日还念叨着，等到了春节，这些芦苇就是最好的“年礼”。他会挑个晴天，带上镰刀，将这些芦苇整齐地砍下来，捆成一扎一扎。到了大年三十，红红火火的壁炉里，这些芦苇就是最棒的引火物。它们燃起来时会有噼啪的声响，带着一股草木特有的清香，那是故乡年味里最朴实、最温暖的一环。在父亲眼里，这满池的枯黄从不是败落，而是积蓄了一整年的能量，只为在除夕夜变成一簇簇跳动的火

焰，温暖全家人的冬夜。壁炉一烧，家里从一楼到三楼，都十分温暖。

正当我对芦苇发呆时，一阵突如其来声响打破了冬日的静谧。那是水鸟的鸣叫，清脆、短促，却充满了穿透力。我顺着声音望去，在芦苇丛深处，竟然看到几个小小的身影在水面上惊起，旋即又隐入了那片灰黄之中。

那一瞬间，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。在这一片看似寂静、荒芜的生命禁区里，竟然有生灵安了家。它们不惧严寒，不嫌弃这满目的枯色，在这方寸之地自得其乐。这叫声让整片池塘瞬间“活”了过来。我意识到，冬天的荒芜其实是一场伟大的掩护：地表上是干枯的茎叶，地表下是蛰伏的根系，而那丛林深处，则是生命在凛冬里最倔强的守望。

这种美，是需要静下心来读的。它不像花开那样直白，它含蓄地藏在水鸟的羽翼间，藏在父亲即将挥下的镰刀里，藏在那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生命哲学里。

岁末，万物看似在做最后的告别，实则是在进行一场深沉的交接。草木深藏，是为了来年的萌发；我们归家，是为了汲取再出发的力量。在这寒冬的池塘边，我听到了水鸟的歌唱，也听到了内心深处那个细微却坚定的声音：只要根还在，只要希望还在，荒芜处亦有繁花。

## 追赶世界的人

苏阔涵

外公公用智能手机时，总端坐在那张用了30年的藤椅上，老花镜架在鼻梁，背佝偻着，像个虔诚的学徒。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小心翼翼地滑动，仿佛那是一片薄冰。我站在门口，忽然想起许多年前他教我骑自行车的场景——他在后面扶着车座，我在前面歪歪扭扭地蹬着。

那时，他教我如何在新世界里保持平衡。现在，我们的角色倒转了。“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！”他说话时目光没离开屏幕，声音里却藏着某种情绪——不是抱怨，而是一种被时间推着走的无奈，以及试图追赶的倔强。

外公是退休中学教师，一辈子习惯纸张的质感和钢笔的沙声。但这个由像素和代码构成的新世界，没有重量，没有温度，却不可逆地涌进了生活。最初，他是抗拒的，他说人老了学不动，说那些东西太复杂。我后来才明白，他害怕成为新世界里笨拙的、被嘲笑、被淘汰的人，那种恐惧比学习本身更让人退缩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平常的下午。外公去医院排队挂号，轮到他时，护士礼貌地告诉他可以自助取票。他走到智能机器前，盯着密密麻麻的选项愣了很久，最后放弃了，重新排队。回到家，他独坐在阳台上沉默了许久。

“我今天才发现，这个世界已经不等我了。”他说。那一刻，我看见一个老人的尊严正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慢

慢瓦解。不是疾病，不是衰老，而是时代的齿轮转动时，他被甩在了后面。

第二天，他主动找我要智能手机，说要学。我教他打字，他用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戳，像啄食的鸟，打出“今天天气很好”几个字，用了五分钟。我看着他额头的细汗，心里涌起阵阵酸楚。但外公没放弃，用近乎笨拙的坚持，一点点啃下年轻人轻松掌握的技能。他在水本子上记下操作步骤，像当年备课一样认真；把常用软件截图打印出来，标注每个按钮的功能；甚至看年轻人的短视频教程，虽然主播的说话方式让他皱眉。

他学会了用微信。在家族群里发出的第一条信息是“大家好”，他编辑了很久，删了又写，才战战兢兢地发送。那晚他不时打开手机看回复，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欣喜。我想，那一刻他感受到了重新连接——不仅和家人，更是和这个时代。

后来，外公的改变出乎意料，他开始在网上分享生活：清晨公园的薄雾，菜市场的新鲜茄子，阳台上开花的君子兰。照片总是歪斜，构图也不讲究，但每张都认真配了文字。他用笨拙的方式，向新世界宣告：我还在，我还能参与。

所有学习，本质上都是对抗遗忘；所有改变，本质上都是对抗衰老。而外公正用他笨拙却坚定的方式，对抗着时间想要给他设下的界限。